

學統

學統卷之四十七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學

楊子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又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

程子曰楊氏爲我疑於義

朱子曰爲我害仁

又曰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於爲巳列子稱其言

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治矣

又曰莊子數稱楊子吾恐楊子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嗇神氣雖一句話不妄與人說只是箇逍遥物外僅足其身爾

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爲我何以疑於義朱子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遥物外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爾然終不似也

又曰楊氏見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惟人皆如此潔身而自高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

又曰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

又曰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

逃不得不柰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二箇自然相胥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

又曰東晉之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即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

新安陳氏曰爲我者惟知有已不知有人似義非義而有害於仁

西山眞氏曰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弗卹故其迹似乎義然事君則致其身楊朱但知愛身而不知致身

之義故無君

敬軒薛氏曰春秋時有五霸之名有楊朱異端之名皆衰世之事也

愚按楊朱嘗曰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從心而動不違自然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故不為名所勸不為形所役又曰古之人損一毫而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以奉一身不取也專愛嗇以自務又曰舜天人之窮毒者也禹天人之憂苦者也周公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天民之遑遽者也四聖雖

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桀天民之逸蕩者也紂天民之放縱者也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蓋朱學於老氏者也故禽子嘗謂朱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而列莊之書並頗稱引其說孟子則斥之曰無君曰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所以闢之者至矣然則孟子亦何嘗不闢老氏之學哉知孟子未嘗不闢老則知周元公未嘗不闢佛也

學統卷之四十七終

學蔀卷之四十八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學

墨子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又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又曰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

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程子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

又曰、墨氏兼愛、疑於仁。

朱子曰兼愛害義

又曰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朱子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缺則巳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愛父母必疎其孝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哉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

箇澹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

又曰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

新安陳氏曰兼愛者愛無差等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

西山真氏曰墨翟於親疏之間無所不愛故其迹似乎仁然立愛必自親始墨翟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

無異衆人故無父

敬軒薛氏曰史記日者季主之言深有中於墨者

愚按墨子兼愛上中下三篇大意謂察亂之所自起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則天下治墨氏之意如此而孟子闢之爲無父蓋謂其流弊之必至乎此爾然墨氏非儒篇詆毀孔子至以爲汙邪詐僞則其罪有不容於

誅者矣顧非儒之謬人所知也兼愛之弊人未必知也孟子不闢非儒而闢兼愛指其隱而難見者以示人其用心良苦哉又拔墨氏泛愛兼利而非闢其道不怒佛氏大悲類之然則孟子之直而見道不為過矣

學統卷之四十八

學統卷之四十九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學

告子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

之自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

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
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
不動心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
得聞與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
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曰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

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朱子曰、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又曰告子只是認氣爲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拗他方善。

又曰性猶湍水是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又曰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修亦有小異故曰近

又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

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

又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數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旨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

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朱子曰告子不知性之爲理。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又爲湍水之喻以見其

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未喻已之意也遂於此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爲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與曰告子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爲氣質而亦不知有淸濁賢否之分也

又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

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禀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盡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故孟子力折之。

又曰告子云仁義猶桮棬其意本皆以仁義爲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畧認仁爲在內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爾

又曰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無分別雖爲善爲惡總無妨也與今世不擇善惡顛倒是非而稱爲本性者何以異哉

又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麄法强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

又曰、告子之意以爲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驗也。

又曰、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是亦得不

是亦得孟子之意謂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

又曰孟子知言養氣所以爲不動心之本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害理深矣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哉

又曰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

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又曰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證然以孟子之言反覆求之亦曉然可見矣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即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移易者

又曰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

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

又曰告子直是將義屛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曰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是告子外義

又曰孟子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有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

又曰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强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南軒張氏曰人之爲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有而非外之也若違乎仁義則爲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人性爲仁義則是性別爲一物以人爲矯揉而爲仁義其失豈不甚乎

又曰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杞柳之論也楊子之

言性猶湍水之論也蓋荀子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爲僞而楊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故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譬性爲杞柳謂以人性爲仁義復譬性爲湍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爲何物耶論其實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矣

又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舉物而遺其則其說行天理不存而人欲莫遏矣

又曰觀告子義外之說固爲不知義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内者亦烏知仁之所以爲仁哉

又曰孟子以集義爲本告子則以義爲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者也在告子則心制其欲專固凝滯而能不動者也

新安陳氏曰告子不得於言即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言也不得於心即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孟子告子其不動心之名雖同而其所以不動心之本則相反而全不同者在此

勉齋黃氏曰告子但見其蠢然之生卽以爲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

敬軒薛氏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指告子以知覺運動生之義爲性而不知性卽理也故不明

又曰告子全不識性

顧涇陽曰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彞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總只是一箇善告子卻曰性無善無不

善便是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
上說者總總是箇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總是
箇求於氣告子却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將這善字打破本
體只是一箇空將這求字打破功夫也只是一箇空
故曰告子禪宗也
或問許行何如涇陽曰其並耕也所以齊天下之人
將尊卑上下一切掃去其不二價也所以齊天下之
物將精粗美惡一切掃去總總成就一箇空曰如此

許行也與告子一般意思曰然只是告子較深許行較淺曰何也曰許行空却外面的告子空却裏面的

又曰告子仁內義外之說非謂人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亦非因孟子之辨而稍有變也正發明杞柳桮棬之意爾何也食色性也原未有所謂仁義猶杞柳原未有所謂桮棬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各滯方所拘而不通是故仁義成而性虧猶桮棬成而杞柳虧也始終只是一說

又曰食色性也當下即是更有何事若遇食而甘之

遇色而悅之便未免落在情境一邊謂之仁不謂之性矣若於食而辨其孰爲可甘於色而辨其孰爲可悅便未免落在理路一邊謂之義不謂之性矣故曰動意則乖擬心則差吾乃知中國之有佛學非自漢始也

又曰告子曰仁內也義外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程子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二語何以異然而出於孟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出於程

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何也只緣認源頭處差爾
又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却要知言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却要養氣告子不論得不得只論求不求孟子不論求不求只論得不得今人只要掃去求字正告子一脈却不肯認做不得此又出告子下矣

或問有命有性二條涇陽曰此爲告子而發總之是明性善也曰何也曰食色性也告子謂性自性無與於善矣孟子特揭命之一字以破之以見性自有在

不得離善而言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謂善自善無與於性矣孟子特揭性之一字以收之以見善本固有不得離性而言善也故曰總之是明性善

又曰戰國時論性家紛紛而起其與孟子角立者則惟告子一人乃其主張食色也既未免看得性太低至夷而入於人欲之內適爲世之狥生者開自便之門其掃除仁義也又未免看得性太高至駕而出於天理之上適爲世之談空者開元妙之門幾何不率

天下而禍性也孟子目擊心惻恐力推蔽其所主張特與掃除因而別食色於性使彼知向之認以爲眞者究竟非眞其所掃除特與主張因而歸仁義於性使彼知向之認以爲妄者究竟非妄於是性之本來面目始見而告子之說兩邊俱無安頓處矣乃荀楊諸人猶然各立異論欲翻孟子之案迄於今且人人愛說無善無惡至强而附於孟子之案曰此正性善之本來面目也竊恐爲是說者豈惟誣性且誣孟子豈惟誣孟子且誣告子其費安排甚矣尚可與論性

乎

又曰心是箇極活的東西不由人把捉得虞書所謂惟危惟微南華經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庶幾足以形容之這裏須大入理會在看孔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聖還用了七十年磨鍊功夫方纔敢道箇從心試看孟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賢還用了四十年磨鍊功夫方纔敢道箇不動心盡事心之難如此只有告子容易却又差

或問不思之謂神不勉之謂化性體原是如此聖人

之盡性亦是如此竊以爲學者起因結果都應不出不思不勉四字子於此屢有推敲何也涇陽曰君謂不思者自能不思乎不勉者自能不勉乎當必有箇來脉矣君謂不思者貴其不思而已乎不勉者貴其不勉而已乎當必有箇落脉矣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是來脉曰中曰得是落脉要而言之來脉處即落脉處此所謂性體也是故尋著來脉方好入脚不然縱要不思不勉如何强得向落脉上勘明方好駐脚不然縱能不思不勉亦有何用試看告

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分明是箇不思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分明是箇不勉如此告子分明是箇聖人無論孟子即孔子未到從心時還須讓他三舍然而證諸性體天地懸隔何也緣他只認得不思不勉是性不認得善是性竟作空頭帳爾由此觀之君將就不思求不思乎抑亦就所以不思求不思乎將就不勉求不勉乎抑亦就所以不勉求不勉乎恐不可不一加推敲也

問告子所謂强持者乎高景逸曰他也不强持他倒

是自然底曰近於禪乎曰非也告子之學釋氏所祠也在釋門謂之自然外道

又曰仁義禮智人與物一也惟形氣殊是以有偏全明晦之異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理之與氣二之固不是便認氣為理又不可告子生之謂性語未嘗差生之謂性與一陰一陽之謂道何異也然聖人不謂陰陽便是道故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只是這箇須是截得上下分明告子不知此故認器為道也

愚按告子之以生之謂性而取喩於杞柳桮棬也卽佛氏作用是性等說也充斯說也雖一切不礙可也所謂狗子亦有佛性是也告子之以性爲無善無不善而取喩於湍水也卽佛氏無淨無垢非空非色等說也充斯說也雖一切無著可也所謂圓頓大解脫是也告子之不得於言與心勿求於心與氣也卽佛氏言思路絕等說也充斯說也雖一切斷滅可也所謂不起絲毫現光心無相光中常自在是也由數說觀之告子而非禪宗也吾不

信矣晦翁以象山爲朱之告子愚亦以姚江爲明之告子

學統卷之四十九終

學統卷之五十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學

道家

漢成帝頗好鬼神上書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諫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遥興輕舉登遐倒

景覽觀縣圃浮遊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
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
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
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
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宏欲以鬼神
之術輔導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
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
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
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

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仙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掔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陽城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

及物曰不享論語曰子不語怪神惟陛下距絶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帝善其言

唐中宗時有鄭普思者以幻術依鬼神爲姦見親幸出入宮禁拾遺李邕曰普思詭邪不可邇也其言誑惑非可信也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耶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致神人耶秦皇漢武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就佛果耶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治鬼使物耶墨翟干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豈繫今哉堯舜稱

聖道在人事敎睦平章不聞以鬼帝不省

元宗時道士李國禎以道術見奏皇室仙系宜修崇請於昭應縣南山頂置天華上宮露臺祠天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於縣東義扶谷故湫置龍堂許之昭應令梁鎮表諫曰臣聞國以人爲本害其本則非國神以人爲主虐其主則非神非蠧賊作孽水旱爲災徧於王畿而臣縣最苦則神之不能禦大災明矣又何力於陛下而列祀之哉且以殘弊之餘當凶荒之歲供億王事已不堪命更

奔走鬼道何以聯生臣又聞天地之神尊之極者惟
地可祭精意可饗陛下又何必廢先王之典崇俗巫
之說走南畝之夫殺東鄰之牛而兾非妄之福哉且
陛下宗廟之敬極矣尚無一月三祭之禮宗廟之靈
將等以親踈較以厚薄其何辭以對天地婁災言無
不經上天震怒貽瀆褻之責又何辭以解夫湫者龍
之所居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不神今湫竭久矣龍
安所存陛下又崇飾祠宇豐潔薦奠而祠之人且怨
矣神何歆哉其道君三皇五帝國有彝典官有常禮

其來已久宜並於本所祠祭又何必勞疲民爲之役哉彼方士者直以動衆則得人與工則獲利祠祭則受賑在勢則弄權是以鼓動禁中熒惑天聽而不悟人神胥怨災孽且生罔上害人左道亂政罪在不赦也臣願沉鄰縣之巫所與兩祠以權宜停訖帝從其言

憲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

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帝不省

元和十三年憲宗信方士柳泌采藥服食爲長生以

泌爲台州刺史起居舍人裴潾上言曰除天下之害

者當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當饗天下之福自

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是也則必有道矣自去

歲來所在多薦引方士名能仙臣竊以爲天下眞有

仙人彼何求於世必且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

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鬻驚衆者皆不軌狥利之人

不可信也況藥以巳疾非朝夕可常餌之物而金石

酷烈有毒難化又益之以火殆非五臟所能勝也古
君飲藥則臣先嘗乞令獻丹者先餌一年驗之即眞
僞辨矣帝怒謫嶙江陵令而帝竟以服丹燥發崩
韓昌黎曰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
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
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遊而以藥敗者六七公
以爲世誡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
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
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

此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
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為火射節竅以出狂
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
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為藥誤
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為吉州司馬余自袁州
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
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為丸服之別一年
而病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
乞死乃死金吾食柳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為誡

者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强食今戕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乎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宋祥符中天子用王欽若言行封禪迎天書作玉清

昭應宮以宰相兼宫使時羣臣爭奏符瑞希帝意待制孫奭疏言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重謹之意今水旱作沴饑饉薦臻乃欲勞民事神神何享焉又言今野雕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祗自誣而已矣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惟陛下幸察已朱能得天書於泰山遣使迎致奭曰天何言哉安有書也具疏言昔唐明皇在位日久內惑寵嬖

外任姦回曲奉鬼神專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閤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旣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朱能所爲或其類此惟陛下幸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也

朱子曰老氏初只是清靜無爲清靜無爲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

問道家之說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却不然今之傳莫是張角術朱子曰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

乃陽平治都印張魯起兵之所又有祭酒有都講祭酒魯以女妻馬超使為之其設醮用五斗米所謂米賊是也向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脚痛自念此何以得雨自先不信

又曰道家有老莊書却不知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倣傚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為人所盜去却去收拾他人家破甕破釜

又曰佛書中多說佛言道書中亦多云道言佛是箇人道却如何會說話然自晉來已有此說

又曰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同契之類然已非老氏之學清淨消災二經皆模學釋書而誤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撰最鄙俚是北斗經蘇氏作儲祥宮記說後世道者只是方士之流其說得之

又曰釋老之學盡當毀廢假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列莊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天地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

又曰論道家三清今皆無理會如那兩尊已是詭名俠戸了但老子既是人鬼如何却居昊天上帝之上朝廷更不正其位次又如眞武本元武避聖祖諱故曰眞武元龜也武蛇也此本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北方爲元武七星至東方則角亢心尾象龍故曰蒼龍西方奎婁狀似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似鳥故曰朱鳥今乃以元武爲眞聖而作眞龜蛇於下已無義理而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眞君作四聖殊無義理所謂翊聖乃今所謂曉子者眞宗時有此神降

故遂封爲眞君云。

又曰、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出。恐人不信。故以法愚之。

又曰、道家修養之說只是爲已獨自一身便了。更不管別人。便是楊氏爲我之學。

又曰、道家說仙人尸解極怪異。將死時用一劍一圓藥安於睡處。少間劍化作巳藥又化作甚麼物。自家却自去別處去。其劍亦有名謂之良非子良非之義猶言本非我也。良非子好對亡是公

西山眞氏曰神仙之說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不驗矣而秦皇帝復求之秦皇帝求之不驗矣而漢孝武復求之以孝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乎中遂爲方士所愚惑猶玩嬰兒於股掌之上豈不異哉晚更巫蠱之變壯心摧落悔志始萌乃知平日所爲無非狂悖而以方士爲妖妄盡斥罷之是時年幾七十矣海內已虛耗矣乃始自咎其非不亦晚乎然迷而能復猶賢於始皇之終不悟云

又曰谷永諫成帝一疏足以盡方士欺詭之情矣使

武帝時有爲斯言者或可以開帝意之惑乎然則柰所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所不能違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而有秋冬焉旦晝不能常旦晝而有暮夜焉闔闢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殺則有生者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地閒是亦一物爾而爲神仙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而不死有是理乎善乎楊雄之說也或問人言仙者

有諸曰吾聞宓犧神農沒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合永與雄之說則知長生之爲虛誕也明矣而後來者猶甘心而不悟哀哉

又曰後魏世祖時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君授以圖籙眞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眞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信崔浩獨師事之上書證明其事魏主遂信之謙之奏作靜輪宮必

令其高不聞鷄犬以上接天神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夫魏燾口口之君其爲異教所惑不足責也崔浩名爲研精經術不喜老佛而乃休於一道士之言以讒妄爲可信是又出於老佛之下矣先儒胡寅嘗論之曰浩言河圖洛書寄言於鳥獸之文夫圖書之顯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象垂然非有寄言者也又言神人接對手書粲然辭旨深妙此又理之所必無者也神無聲色貌象曷爲其能書耶至於信謙之之說作宮以上接天神尤爲愚誕夫天非

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草木山川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躔度衍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不壞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謂造化之迹盈虛消息而不可測也或者惑於荒幻之言乃謂或聆其音旨或覩其儀觀或受其詔告符契寔有是哉夫胡寅之論善矣然則人主之事天果何道乎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夫無貳者一也主一者敬而能一

者誠也湯之所以事天曰顧諟明命爾文王之所以事天曰翼翼小心爾夫豈求之外哉人主知此則土木不必崇儀物不必侈懔然自持常若對越則不待聆音旨覩儀觀受符契而遊衍出王無非與神明周旋者矣

又曰唐憲宗好神仙溺於方士其時若李藩之對裴燐之諫皆忠言至論也憲宗不一之察而卒服金丹以殞其身自古人主爲藥所誤者多矣覆轍相尋而不知鑒毋乃惑之甚敝之甚乎

敬軒薛氏曰、道家者流如老子道德經是也、如符籙科儀飛昇黃白之術皆後人附會爲道家之事、道德經豈有是哉。

又曰、道教盛於宋道君林靈素後世踵其妄誕求福不已使果有可求之福道君得之矣、

又曰、魏伯陽參同契假易論長生之術若指諸掌然伯陽今竟能踐其言而度世常存耶、

又曰、程子曰、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耶愚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未有

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耶

又曰神仙既自謂能度世常在人間以化人可也何必作爲言語耶以作爲言語而不常在人間則其誕妄不可信也明矣

又曰萬物始終乃陰陽造化自然之理神仙者必欲逃出陰陽造化之理以常存必無此理

又曰老莊亦無神仙之說自秦漢來乃有之秦皇漢武求之之效可見矣

又曰屈原遠遊篇神仙度世之言皆假設爾人將謂
神仙眞可學誤矣
敬齋胡氏曰參同契陰符經皆能窺測造化之妙盜
竊造化之機但不合他將來濟一身之私故違乎聖
賢大中至正之道反爲學者心術之害
又曰參同契欲關鍵耳目口三者使耳不用聽目不
用明口不用言以完養神氣於內此但能養一身之
私而棄天下之理世之自私者多好之故害道尤甚
又曰陰符經之言奇怪蓋聖王之道不明奇怪之士

欺世之無人縱其異說而無所忌憚說者以參同契陰符經與易同用非也易雖精微而坦夷明白中正廣大周遍詳悉非二書可擬

明宏治中有旨撰三清樂章閣學士徐溥率同官言天子祭天地饗不過犢牲席不過藁秸以天至尊無對物莫能稱其德故不用也漢有五帝之祀已爲非經況三清說尤邪妄謂天之上有三大帝而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禮也臣等誦法禮典邪說俚曲誠非所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儒臣居之者

欲令讜議政事涵養化原弼正違失非欲其媕阿順旨爲容悅也帝嘉納後禮官倪岳覆議釐正祀典疏曰按釋迦牟尼文佛稱三寶老君稱三清三境天尊者其說以釋迦本性爲清淨法身其本性應用無住爲千百萬億化身其成果爲圓滿報身本一人析三像而並列之既謬而道家祖老子所謂玉清聖境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眞境何名老子之報身乃與老君亦並列而爲三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者也況莊子書明言老子之死則彼亦人鬼而僭居昊天上帝

之上歷代倣沿節年大隆興寺朝天宮齋醮爲不經者一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按極星在紫微垣爲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之所宗於天文爲正中而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也古大明祭日幽宗祭星先雷三日有所報而祖宗以來南郊大祀有合祭之禮今乃立大帝之像像之如人稱之以帝祀之釋老之宮況雷於中春發聲之後無非其奮迅之期而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辰其不經者二所謂梓潼

帝君者按圖志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以復母仇徙劍州之大曲山仕晉戰没唐元宗西狩封左丞僖宗加濟順王宋封英顯而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有司命司祿與梓潼無干道書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為文昌司祿宏仁大帝蓋其誕也其不經者三所謂祖師三天扶敎輔元大法師眞君者按傳漢張道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令出五斗米為共時稱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

目其衆曰鬼曰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而朝廷不能討會因據漢中今所傳道陵桓帝時於靈逢雲臺峰白日上升年百二十歲蓋其妄也而沿唐天寶詔稱漢天師其不經者四所謂大小青龍神者宣德中敕建圓通寺於西山有二青龍出現禱雨有應以得封歲有祭報其實蛇也蛇族有蝓亦能致雨今西山寺院多有之近歲大旱禱二神往往無應則此亦非蝓乃凡蛇爾宋天慶觀有蛇見怪御史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顙斃之其患遂息茅山龍有神上元簿程

顯捕而醢之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尊奉此不經者五所謂東岳行祠者按圖誌東嶽泰山在今濟南府泰安州黃帝以來所謂巡狩柴望者也後世惑於封禪唐宋元加有天齊仁聖大帝之號祀以人鬼洪武初一洗其謬止仍本稱嶽瀆之靈歷代祟祀然東嶽已有常祭行祠煩瀆此不經者六所謂北極佑聖眞君者元武神也元龜武蛇以北方七宿似之而名宋避元祖諱改稱眞武而圖誌乃云眞武爲樂淸王太子遇紫虛元君授以道秘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

當山修煉飛昇國家創統靖難皆云神有顯相京城艮隅及湖廣武當山各建廟嚴祀純皇帝常範金爲像遣內官陳善賚詰武當安奉不過奉承先志而善引左道鄧常恩等熒惑聖聽改建顯佑宮居之使其地爲姦盜之區矯僞之窟元武有神胡寍容此此不經者七所謂崇恩眞君者按道書云蜀人薩堅宋徽宗時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遊而隆恩眞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從薩眞人授符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法顯於京師

宣德中有金封建大德觀成化中改題陵大德宫年
四換袍服三年焚化十年大焚化爲費不貲今就其
言議之薩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
周思得而顯而皆本之亡宋方士林靈素者也誕謾
如此近禱雨暘杳無應驗此不經者八所謂金闕玉
闕上帝者五代徐溫子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者也甞
提兵下福州能不殺福父老圖像祀之福州宋賜名
洪恩靈濟官永樂中文皇帝不豫禱於宫而愈加封
真人已封真君成化中遂加尊號及其父母夫以神

之世系年代可考知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別廟京師一年之間春秋節祀亦為已泰又舉其兄弟並稱上帝蓋甚僭矣況所謂神父聖母者則五代時誤國之臣專權弑主者也此不經者九至城隍之神則王公設險守國之大者制天下府州縣皆有祭而京師城隍歲以五月十一日為神誕辰及萬壽節遣官致祭夫神非人鬼安所誕生況歲南郊大饗及山川壇俱已合祭不宜煩瀆諸俱合罷免詔需後

宏治十四年郊禮成賜慶成宴真人張元慶失不與

給事中吳世忠言張氏封爵出於□元其先始於東漢黃巾餘賊以五斗米妖術誘衆曹操釋不種誅得世傳其術於吳蜀好巫之地晉隋唐皆未顯聞至宋崇尚鬼始有賜先生號者理宗賚田宅一區而張氏始起元世祖未得位時嘗遣所信王先生者渡江爲間不得達留宿淮西者久之欲歸懼誅念□人好鬼可以計脫也從農家錄得張氏妖書一册以獻因謬言臣過江至龍虎山見嗣漢天師張有神術能前知爲鄉人尊信須共稱天師語臣曰殿下入正宸極而

宋亡宋亡而天下可一也因以書授臣爲信世祖喜
心識之後平宋以爲信名宗演龍虎山至京問之曰
卿曩者與王先生言今驗矣卿何道知之乎宗演貽
愕曾不知所出不能對世祖曰往吾所遣王先生廣
額巨目長身言與卿語龍虎山卿忘之耶宗演乃詭
辭對曰是年臣先臣嗣教臣不知今傳緒乃在臣世
祖曰是而父耶宜而之不知也於是令主領江南諸
宫觀事佩銀印視二品世襲惟張氏以此起家故子
孫皆尊事聲色元慶之父元吉姦淫兇暴爲族人許

奏法司當其罪至極刑憲宗皇帝宥戍邊元慶擬流其後幸脫嚳襲爵不改益甚今足躄早衰酒色過度之證其他漏泄省中語替損皇威凌轢官府虐害鄉曲者不可數也夫張氏邪術其初所爲能誑誘愚俗意其先必淸虛寡慾嗇精養神故祈禱之間或有小驗而然今元慶淫酗褻穢塊然無能匪直人惡抑且神怒衆人不知妄相聽和猶神其術致令被寵而驕聞宴不赴亦已過矣乞下臣章會議劾元慶不敬之罪革其濫爵逐徙衆歸田使天下後世咸知大聖人

所爲出尋常萬萬萬世幸甚元慶能爲詛祝所興禍崇願加臣身臣死無悔旨報聞已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幸閣學士會疏言祖宗經筵日講外名儒臣咨訪政事以成就聖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四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則繫於彼正士閣疎則邪說乘間而入固其理也齋醮燒煉本異端惑世之術聖王所必禁也宋徽宗用之乘輿播越社稷傾覆唐憲宗用之藥發殺身今上清龍虎官神樂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燬於火

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甚明伏望嚴早
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政講學遠邪佞而黜誣罔天
下幸甚會廣事敗飲鴆死
世宗末年退西苑篤意元修日嚴齋醮禱祠之事方
士郶元節陶仲文等大被恩遇戶部主事海瑞上疏
極諫略曰陛下英斷睿識可爲堯舜即位初年敬一
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啟聖之祠痤斥元[illegible]
祖於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奪其權天下忻忻仰大
有爲謂太平之治可指日致乃陛下銳精未久妄念

牽惑反剛明之用馳空蕩之思想望長生一意修元土木興作至二十餘歲久不視朝法弛名濫二王不相見人謂陛下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謂陛下薄於君臣淹留西苑不復宮居人謂陛下薄於夫婦僩幷屢臻盜賊滋熾吏貪民困賦役煩增萬方則劫破產禮佛至於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無財用也陛下過舉羣臣謬順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室造宮工部則極力經營

取香覓寶戶部則旁求四出愧心餒氣前有諂辭以頌陛下退有後言以從陛下若是者臣以爲大欺陛下之誤大端在修醮夫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臣聞自古聖賢修身立命順受其正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之士自漢唐宋至今存全陛下尊陶仲文號之爲師仲文則既死矣其身之不能謀陛下獨何爲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宋眞宗獲天書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乃得藥必搗乃成茲無因而至有足行

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陛下元修多年靡有一獲左右奸人揣逆聖意投桃託藥以設長生理之所無斷可見矣陛下誠翻然悟悔日且視朝與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使諸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耻明良喜起吁咈都俞如天運於上四時六氣各得其成無為之恭也天地萬物合為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熙物泰薰為太和陛下性中真樂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遙

與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求之終身而不得大臣持祿外爲諛小臣畏罪面爲順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伏惟陛下反情易嚮留神省察帝怒下瑞獄

整菴羅氏曰老子五千言諸丹經莫不祖之詳其首尾殊未見其有不合者然則長生久視之道當出於老子無疑矣

又曰魏伯陽參同契將六十四卦飜出許多說話直是巧其實一字也無所用故有教外別傳之說後來

張平叔說得亦自分明所謂工夫容易藥非遙說破人須失笑是已使吾朱子灼知其爲可笑其肯留意於此乎然朱子之考訂此書與註楚辭一意蓋當其時其所感者深矣吾黨尤不可不知

又曰仙家妙旨無出參同契一書然須讀悟眞篇首尾貫通而無所遺方是究竟處也悟眞篇本是發明仙家事末乃致意於禪其必有說矣然使眞能到得究竟處果何用乎

又曰神仙之說自昔聰明之士鮮不慕之以愚之愚

早亦嘗究心焉後方識破故詳舉以爲吾黨告也天地間果有不死之物是爲無造化矣誠知此理更不必枉用其心如其信不能及必欲僥倖於萬一載胥及溺當誰咎哉

又曰今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於深根固蔕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禳禁禱經咒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

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咒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什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爲用不出乎祈禳禁禱然既已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世道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

取道陵輩之譸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爲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

鄧元錫曰天地有盈虛日月有中昃造化未有居其所而不變變而不化者也庖犧氏而無死神農氏不得作矣神農氏而無死黃帝堯舜氏不得作矣而黃帝塚在橋山故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霸焉而死死者人所必有也不可推移奈之何仁義不修孝弟不立而云爲長生也甚矣人之無

厭也其無厭也以有貪也其有貪也以有惑也以吾之貪心與貪之者之心合以吾之惑心與惑之者之心合轉相引取轉相譸張轉相附和其貪愈甚則其惑愈深其惑愈深則其誑愈誕又久之則貪者忘其爲貪惑者忘其爲惑而誑者亦且忘其爲誕蓋至於忘其爲誕而訛傳妄踵甲唱乙和方志志之幽怪傳焉希高慕奇之士又從而從臾之於是有變現恍忽之妖有遐登冲舉之事其爲說牢不可破而其爲蔽膠不可解矣嗟夫彼其所稱不死者遼邈未論即距

今三五百年若百年者茫無風影孰見孰聞又安所質而信傳之也其情見事露者往往而是至不可勝數則又曰不必信不必不信甚矣人之好怪也

愚按道家書自前代隆萬間博捜都集頒之海內宮觀所謂道藏者是也其爲洞有三一洞眞部則無上元始天尊所出號洞眞經而爲大乘上法所云九聖之道也一洞元部則三界醫王太上道君所出號洞元經而爲中乘中法所云九眞之道也一洞神部則十方道師太上老君所出號洞神經

而爲小乘初法。所云九仙之道也。每洞各分爲十二類。各以其所流演者件繫之。一曰本文。卽三元八會長行緣起。爲經教之本之類。二曰神符。卽龍章鳳篆靈跡符書之類。三曰玉訣。如河上公注釋道德解金書之類。四曰靈圖。如含景五帝之象圖局三一之形之類。五曰譜錄。如生神章所述三君本行所陳五帝示形之類。六曰戒律。如防止六情十惡之類。七曰威儀。如齋法典式請經軌儀之類。八曰方法。如存三守一。制魄拘魂。策役鬼神。祈禱

兩暘濟幽度顯之類九曰衆術如變丹煉石化形隱景陰陽術數藥餌導養之類十曰記傳如道君本業皇人往行之類十一曰讃頌如九天舊章之類十二曰表奏如六齋啟頭三會請謁之類又每洞各有輔在洞真者曰太元部在洞元者曰太平部在洞神者曰太清部又有所謂正一部者通貫巳上諸部而會歸於一故曰正一焉合而計之三洞四輔七部五千四百八十卷舉數千年來丹經仙籙蓋云彙矣間嘗披而閱之彼其所爲精而奥者

乃在道德南華沖虛至德等經時則有若河上公、嚴君平、葛元、郭象、成元英、王弼、唐明皇、宋徽宗、呂惠卿、蘇轍、王雱及瑩蟾子、碧虛子、廣成子、抱一子之徒相與箋疏注解奉爲元門鼻祖而世之羽人篛客往往不能涉其津涯闖其藩籬晉魏齊梁間轉而竄入宗門陰資棒喝蓋老氏之所有者佛氏得竊而有之自餘黃冶變現符咒驅壓禜禳科儀之屬則又皆鄙俚荒誕學士大夫所不譚而或者以此覘道家之衰以愚觀之秦皇漢武而後星冠

緇衣之子所在而有亦何嘗不張皇劍履誑誘愚民世主時宰往往一溺其術遂足以流數世之毒嗚乎金泥玉檢皆妖魔也洞籙雲笈皆狐魅也上下宇宙日往月來烏用此太上老君與所云靈寶大法師爲哉愚方慮其與冀其絶而奈何惜其或衰也昌黎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導之其先獲我心矣其先獲我心矣

學統卷之五十終